

汉语中日源复字的分析问题

张 旭

提 要：现代汉语复字情况复杂，而结构分析工作所遇到的最难处理的对象是来源于日语的复字—本文称为日源复字。日源复字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最早见于古代汉语，借入日语后以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观念而形成新的意义，尔后再入汉语，亦即本文所谓较之汉语形式雷同而意义全新的复字；一类同样是为适应翻译的需要，早期借入日语的单字靠日语的力量形成复字后再借入汉语，这类复字，对比于汉语的自源复字也称得上形神兼备。这两类复字都有不同于汉语自源复字的意义获得背景。本文认为，汉语中其实有很多的自源复字其形式与意义构成已尽失历史本真，以今人的理解强作分析难免会误会古人；更有相当数量的复字，虽有现代语言学先进的词汇和语法理念提供作为分析的工具，实际都很难做到对它们的形式和意义结构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办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就复字的意义论，更为重要的其实是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复字得意悉在单字，而单字在汉在日一直坚持了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意义，虽然结合的意义未必等于意义的结合。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中不同来源的汉字复字，其在形式和意义的构成方面应该本于共同的语言基础，由是也就可以把日源复字纳入跟汉语复字一样的分析轨道，而不必视为另类。

关键词：字 汉字 单字 复字 日源汉字 自源汉字 结构 形式 意义

1 引言

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不仅接受汉字形体，而且接受由形体所蕴涵的汉字意义，从而成为汉语而外同时也用来记录日语的文字符号。不仅如此，因为“字”在汉语中不单是文字的单位，也是语言的单位，所以，汉字的输出同时也伴随了语言的输出：一方面古代汉语的许多复字直接被借入日语成为日语的词汇单位，一方面大量的古代汉语单字借入日语后又被用来做进一步创造新的复字的造词材料，从而造成日语中汉、日两种来源的复字相谐共存的现象。

日语利用汉字自己创造的复字，作为日语的词汇单位当然只关乎日语的发展问题，原则上与汉语无甚关系；来源于古代汉语的复字，随着借入过程实行形态即音位方面的调整也已成为事实上的日语的词汇单位，不管这些复字后来是否发生变化——主要是意义方面的变化——，则其实跟汉语也没有关系。问题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随着西学东渐进步潮流的急剧涌动，日本人利用汉字有效地翻译和引进了相当数量的西方科技词语，其中有的是直接利用汉源复字对译，有的则是靠日语的力量通过汉源单字复合造成新的复字再作移译；而在稍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以日语为桥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许多上述两种来源的汉字复字又同时流入汉语，成为汉语的新一代的词汇成员，致使现代汉语词汇出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不同来源的复字混合融并的复杂现象。

本文拟结合汉语传统复字的意义结合情况，对从日语中流入汉语中的汉字复字，包括假日本人之手创造的汉字复字和早期从古代汉语借入日语而后又回归汉语的汉字复字——后一类复字历时经变，其实已经取得了双重“语籍”，因此可以称为双源复字——做初步考察，借以寻找适合于这两类复字词汇单位的形式和意义的分析方法。

2 日源复字形式考察

2.1 跟以往的做法一样,我们倾向于把复字定义在双音节这个便于把握的形式范围之内。(张旭,2004)这里,顺便重申我们关于复字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把复字作为一个语言学学术语,它所表示的词汇范畴在传统的汉语词汇学的意义上并不全等于复合词。就现代汉语而论,除却成分不表示意义、形成于古代汉语的联绵词和历代融入汉语的外来词较易确定其词汇单位的性质,剩下来的,无论其构成形式取单音节还是复音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词汇单位性质确定方面的困难问题。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中几乎所有的字——相对于复字,我们称之为单字——不但有意义,而且都能直接参加造句,因此比同英语的 word 的作用都有资格叫做词,都有资格被称为词位 (lexeme)。相应地,词位复合,亦即单字复合,是否也能比同英语的 compound 认为结果都形成复合词?对此,语言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成为汉语词汇学研究解决起来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为了避开矛盾,同时又不改变所讨论问题的性质,我们拟增加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把表示一般概念意义作为确定一个词位复合结构是否具有词的性质的先行考虑的因素。很明显,能够表示一般概念的词位复合单位——我们特别把其中的双音节的词位复合单位称之为复字——一定是复合词。当然,逆命题不成立,因为比较而言,复字只是复合词这个较大词汇范畴其中的一个被包含着的小范畴,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复字属于一般词汇学意义的复合词词集的一个子集。应该说,在对现代汉语复合词作一般意义的观察分析的意义上,复字是有作为代表的资格的。

日语中的汉字复字,不言而喻,性质上全部属于词汇单位,至少可以看作具有一般词汇单位——换言之,词——的性质的语言单位。前面说过,其中,有一部分复字来源于古代汉语,对日语来说,它们是直接以古代汉语为词汇输出背景的外来词;另一部分复字,作为这部分复字的构成成分的

单字具有同样的语言词汇输出背景，但是单字复合为复字却是靠日语的力量来完成的，所以就这部分复字而言，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日语的自源性质的词汇单位。但是，这两类汉字复字，共同作为日语的一个词汇范畴，并且着眼于它们后来又以相同的词汇形态被借入汉语的事实，我们觉得不妨把它们一并称之为日源汉字复字，或者径直简称为日源复字。

2.2 最早借自汉语随后成为日语词汇单位的汉源外来词，在经过意译西方科学技术概念之后转而又流入汉语，从而造就了一种形式未变而意义全新的复字回归汉语的特殊语言现象。说形式未变，是就其文字形式而言；而在语言即音位形式方面，因为日语要造就借词，即把某个汉语词汇单位变成属于日语的词汇单位，客观上需要对汉字原来所具有的汉语的音位形态实行调整或改造，使之符合于日语的音系特点，以便从实质上实现被借的词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成功转移。兹举数例，说明其中的变化过程：

文明：文，《广韵》无分切，臻摄合口三等平声文韵微母；明，《广韵》武兵切，梗摄开口三等平声庚韵明母。则“文明”被移借时代的读音可根据汉语中古音系构拟为：mjueŋ mjaŋ。“文明”被借入日语后的日语读音为：benwei。

理想：理，《广韵》良士切，止摄开口三等上声止韵来母；想，《广韵》息两切，宕摄开口三等平声养韵心母。则“理想”被移借时代的读音可根据汉语中古音系构拟为：lje siaŋ。“演说”被借入日语后的日语读音为：risō。

由日本人实现单字复合所成就的新的汉字复字情况亦然，同样要履行原来的汉语读音服从于日语音系特点的形态调整程序，以在语音形式上完成借词。譬如：

积极: 积,《广韵》资昔切,梗摄开口三等人声昔韵精母;极,《广韵》渠力切,曾摄开口三等人声职韵群母。“积极”的汉语中古音拟为: tsiak giek, 相应的日语读音为: sekkyoku。

引渡: 引,《广韵》余引切,臻摄开口三等上声軫韵以母;渡,《广韵》徒故切,遇摄合口一等去声暮韵定母。“引渡”的汉语中古音拟为: yjem duo, 相应的日语读音为: hiki-watashi。

客观上已经成为日语的词汇单位的汉字复字,不论这复字的产生背景如何,也就是说,不管首先成就复字这一汉字词汇形态的语言是汉语抑或日语,而在以日语为词汇输出背景亦即复字作为日语的词汇单位又被借入汉语中时,因为所借入的复字历史上一直保持或延续了汉字的书写形式,所以在重新落户汉语的时候自然不必考虑复字的日语音读问题,而只需按照借用时汉语的现实的语音规范确定相应的读音。这样看来,上述最终落户于汉语的复字实际上走过了如下曲折的语音变化过程: ①

例词	古代汉语	日语	现代汉语
文明	mjuen mjan	benwei	wénmíng
理想	lje sian	risō	lǐxiǎng
积极	tsiak giek	ekkyoku	jījí
引渡	Yjem duo	hiki-watashi	yǐndù

2.3 从上述日源汉字的形式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同样汉字形式的复字古今汉语的音位差异十分明显,这说明汉语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语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日语作为这些汉字复字的中间传媒—先是从汉语中把复字或者作为复字组成成分的单字吸收过去,后来又把复字以及靠自己的力量组合而成的复字传播回汉语—,它所赋予这些作为日语词汇单位的

复字的音位形式跟古今汉语都保持了显著的语音差异，且还不说日语自身历史上可能发生过的语音变化。

历史上，日语处理从古代汉语中借用过去的包括单字的和复字两种形式的汉字词汇单位，正如汉语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单位的音译过程一样，须在原借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符合自身语音系统特点的调整，由此而产生出日语中各类汉字词的规范读音。至今日语所谓“汉音”或“唐音”，指的就是汉字借词的这种经过加工处理的读音。可以看出，汉字的日语读音与汉语中古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汉字传递于汉日两种语言之间，辗转迁演，历史长久，许多变异因缺乏记载，消息全无，本来应该保持下来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已经很难从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中看到清晰的反映。

3 日源汉字意义考察

3.1 我们先来看一看发生于古代汉语的日源复字的意义。对日语说来，一些来源于古代汉语的复字，这些先作为日语中的汉语借词而后又被借回汉语中时所带过去的意义，既然不同于原来作为古代汉语的词汇成员时的意义，那么，在今天看来，是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引申义来看待，还是认为与后者无关而纯粹属于一个全新的日语词汇单位的意义？

无可否认，当初日本人在用现成的汉源复字意译西方科学观念时，未必在很大程度上把复字最初从古代汉语借用过来时所具有的意义作为意译的根据，而同时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新意义的产生过程对原来的古代汉语的意义全无参考；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无论汉语还是日语，其中汉字复字的意义大都是靠单字复合而获得，尽管就复字而言，意义的结合常常并不等于结合的意义；而历史地看，汉字单字的意义大都比较稳定，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会使复字后来产生的意义，差不多总是与相对比较

早期发生的意义具有某种关联，而不会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下面我们看两个例子：

分析：古代汉语约见三义。一，表示从某一整体中分离开来。例见《汉书·中山靖王胜传》：“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二，表示判别，区分。例见《汉书·孔安国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为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于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三，表示离别。例见《文选·晋刘越石（琨）答卢湛诗一首并书》：“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怅耳。”其中一、二两义相近，第三义产生较晚，显是由一、二义引申而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相对后起的意义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日语以“分析”意译英语的 *analysis* 所获得的表示“把一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意义，既像是由古代汉语的意义引申而得，似乎又可以理解为同样属于由“分”和“析”两个单字复合得义而却是从另外的思维途径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意义。

保险：古代汉语只见一种意义：据守险要之地。例见《三国志·魏志·郑浑传》：“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隋书》：“其余党往往保险为盗。”又，权德舆《歧国公杜公淮南遗爱碑》：“朱涯黎氏，保险三代。”到现代汉语，“保险”表示“稳妥可靠而不会发生意外”，显由古代汉语意义引申得来。例见老舍《离婚》：“再给他们穿上点儿，天气贼滑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儿保险。”日语意译英语 *insurance* 所获得的表示“集中分散的社会资金，补偿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或人身伤亡而造成的损失的方法”的意义，实际可以解释为以灾后补偿的方式使临险损失降到最小，以从实质上体现对遭遇危险者的一种保护，一种以补偿折合安全的社会学价值。对比“保险”的几个不同的意义，古今汉语两个意义之间固然存在着一种引申关系，而“保险”的现代汉语的意义与日语以意译英语 *insurance* 所获得的意义，两者之间则似乎也隐隐表现出一种相因相生的意义关联。

其实，我么们注意到，日语用以移译西方科学技术观念的意义，更多的是直接继承下来的古代汉语的意义，虽然两者不是完全吻合。例如：

劳动：《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labour* 得意，表示“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

理性：《后汉书·党锢传序》：“圣人导人理性。”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reason* 得意，表示“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

内阁：《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明史·职官志》：“诸官请谥，并拟上，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履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cabinet* 得意，表示“某些国家中的最高行政机关（由内阁总理或首相和若干阁员组成）”。

输入：《史记·李牧传》：“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import* 得意，表示“商品或资本由国外进入某国”。

同情：《吴王濞传》：“同情相投。同欲相趋。”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sympathize* 得意，表示“对于别人的行动表示赞成”。

- 物理:《晋书明帝纪》:“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physics 得意,表示“事物的内在规律”。
- 宪法:《国语晋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constitution 得意,表示“国家的根本大法”。
- 想象:《楚辞·远游》:“思归故里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imagination 得意,表示“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 选举:《后汉书陈蕃传》:“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elect 得意,表示“用投票或举手等表决方式选出代表或负责人”。
- 艺术:《后汉书安帝纪》:“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泛,是正文字。”作为复字,日语用以翻译英语 art 得意,表示“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

上举复字,对比其发生于古代汉语的意义和日语采以意译西语相应词语的意义,固然时代不同,所指亦略见差异;但察复字意义之所得由、之所用由,实在如出一辙,其差异似乎只在意义使用范围的广狭而已。

3. 2 其次我们看成就于日语的汉字复字的意义。成就于日语的汉字复字,它在形态和意义两个方面上都与汉语传统的复字,与早期借自古代汉语后来成为日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汉字复字,均无明显的不同之处。对于这一类复字,人们最容易想到的问题是:这些成就于日语的复字,是否跟汉语复字一样服从于相同的构词原则,是否也以大致相同的汉语词汇理念形成复字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类复字,其意义的获得似乎也应该遵守同样的原

则。首先，复字既然由单字复合而成，那么，不论复字完成于汉语还是完成于日语，最后所形成的意义都一定是与作为成分的两个单字的意义密切相关。其次，日语借用古代汉语的汉字单字作为自己的词汇单位，后来靠自身力量组合复字的原则可能与汉语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知道，日语同汉语一样也是一种不需要——当然也就不存在——类似西方语言的那套形态变化的语言，所以其单字复合而为复字所遵循的构词理据便不应该与汉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所不同的，恐怕仅仅是第一语言为日语的汉字使用者与第一语言为汉语的汉字使用者创造复字，各自具有相对独特的思维或思想方法。

下面两个作为现代汉语的复字所具有的流行意义，都是由日语将汉字单字复合为复字借以意译西方语言时所形成的意义；既然这意义无法从古代汉语——当然也无法从现代汉语——中找到根据，那么，作为复字，其构形得意之由自然就成为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温床：日语以“温床”意译英语的 hotbed。从汉字单字复合而得复字的角度看，复字以内中心结构的构词原则，由表示“能够提供适合于培育蔬菜、花卉等幼苗所需要的温度条件的”的“温”和表示“苗床”的“床”两个单字复合而得“温床”，形式既安，意义的获得亦合理据；再从翻译英语 hotbed 的角度看，不用“热”而选择“温”对译英语的 hot，实在更加符合作物生长需要常温而不需要高热的客观事实，而以“床”直译英语的 bed，则兼能做到以“床”代“畦”、宜人宜物的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

投影：日语以“投影”意译英语的 projection 和 cast shadow，分别获得“在光线的照射下物体的影子投射到一个面上”的光学意义和“图形的影子投射到一个面上或一条线上”的数学意义，同

时兼亦表示与动词“投影”相应的“在一个面或一条线上投射的物体或图形的影子”的名词意义。汉字“投”作为动词或动词性语素，具有“对着一定目标抛掷”的意义，“影”作为名词或名词性语素，具有“物体表面所反映出来的其他物体的形象”的意义。“投”与“影”复合而得复字“投影”，既可以作为外中心结构，以动词复字的身份表示上述第一个意义；也可以作为内中心结构，以名词复字的身份表示上述第二个意义。

例证比比皆是，此处所举二例，应该说，都是日语以汉字单字创造复字同时又兼顾翻译英语对应词汇单位的意义需要的非常成功的例子。

4. 复字意义分析问题

4.1 现代汉语复字的意义，对于自幼习得汉语的中国人来说，不论这意义属于复字的原始意义，还是在后世使用过程中演绎引申所获得的意义，只要独立的单字意义分明，复合而成的复字得意有据，分析起来都不会成为问题。譬如像下面这些属于一般汉语研究著作经常列举的复字（赵元任，1968）

地震 海啸 春分 霜降 头疼 耳鸣 灯火 行列 烦恼 尊严 懒惰 奇怪 保守
依靠 失败 反正 左右 艰难 声音 大小 长短 山水 细软 招呼 打扫 冬天
良心 香料 虚心 强调 动物 开水 住宅 烙铁 纸张 车辆 步行 相信 墨绿
蛋白 滚烫 喷香 起哄 出神 夸口 洗澡 作揖 当差 知己

可以看出，其中有的复字其意义的引伸去本义已很遥远，但因为得意之由脉络清晰，加之一般中国人对于这意义产生的社会生活背景具有丰富

的知识，总是可以达到较好的领悟效果。但是，了解复字的意义跟分析复字的意义是两回事。现代汉语的复字成千上万，随着汉语自身的历史发展，词汇单位不断更新换代，许多产生于相对早期、现实生活中又较少使用的复字很容易被后代的人感觉陌生，而感觉陌生的直接后果除了领悟意义会发生困难之外，同时还会因为无处索求复字的得意之由而影响到对复字的意义分析。譬如像下面这样一些复字：（陆志韦，1956）

巴结 刀尺 丁香 豆腐 方便 苗条 明白 便宜 知道 斟酌 捉摸 工夫 听见
故意

这些复字其实还都属于现实生活中比较常用的例子，至于像下面的一些复字，包括了解意义和进一步分析意义，则实在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

傲岸 博洽 丛刻 阅阅 菲敬 赍恨 铃记 铨叙 式微 事机 通脱 莞尔 猥集
详贍 啸傲 雅驯 贞节 辘重 锚珠

大略说来，现代汉语传统复字的意义分析兼顾形式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类型（刘叔新，1990），兹分别举例如下：

- (1) 质限格。例如：报纸—仿佛是以所谓“定中”关系结构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以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欣慰为主要内容的散页的定期出版物”。
- (2) 态饰格。例如：追加—仿佛是以所谓“状中”关系结构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在原定的数额以外再增加”。
- (3) 支配格。例如：司机—仿佛是以所谓“动宾”关系结构而成的

复字，表示的却是“火车、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上的驾驶员”这样的名词意义。

- (4) 补足格。例如：说服—仿佛是以所谓“动（形）补”关系结构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用理由充分的话使对方信服”。
- (5) 陈说格。例如：日蚀—仿佛是以所谓“主谓”关系结构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中间时，太阳的光被月球挡住而不能照射到地球上来的现象”。
- (6) 并联格。例如：解剖—仿佛是以两个单字地位相当地相联结的所谓联合关系结构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为了研究人体或动植物体各器官的组织构造而）用特制的刀、剪把人体或动植物体剖开”。
- (7) 重述格。例如：茫茫—单字重叠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水、前途等）广阔而看不到边际”。
- (8) 统量格。例如：架次—相关量词叠合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飞机）出动或出现若干次架数的总和”。
- (9) 表单位格。例如：布匹—具体名词补充相应的量词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布的总称”。
- (10) 杂合格。例如：财迷—意义相关的两个单字结构而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爱钱入迷、专想发财的人”。
- (11) 前衍格。例如：老虎—词缀在前词根在后形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通称）虎”。
- (12) 后衍格。例如：椅子—词缀在后词根在前形成的复字，表示的意义是“（用木头、竹子、藤子等制成的）有靠背的坐具”。

通过对上述不同格式的复字的意义获得特点的观察，可以看出，有些复字，特别是成就于“杂合格”的复字，由于所由复合的两个单字的意义

联结缺乏明显的语法理据，致使我们在分析它们的意义形成情况时很难找到一种可以约以众人的一致法则。无奈之下，有时我们也用“意合”这个十分模糊的字眼儿来概括这一类复字的意义生成情况，而这就相对有效地掩盖了我们对这一类自源复字的结构分析中的困难或问题。为了说明以杂合格形成复字意义的复杂而多样的情况，下面再补充数例，略作分析（刘叔新，1990）：

开锅：看似两个单字语素依动宾关系结构而成，实则“开”与“锅”并不直接发生语法关系，而所表示的意义却是“煮在锅里面的液体开始沸腾”。

狼狈：看似两个单字语素依并列关系结构而成，实则复字“狼狈”表示“困苦或尴尬、窘迫”的意思，显然这意义并不直接发生于“狼”、“狈”两个语素或这两个语素的结合，而是另外肇因于这两个传说中的动物的别的背景。

亏累：“亏”表示“亏空”，“累”表示“累次”，复字表示“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亏空”，两素复合无语法可依，其得意之由似乎又在所谓“意合”之外的联想。

木耳：“木耳”表示的是一种菌。菌生朽木，状如人耳，因此得名。复字“木耳”似以单字“木”与“耳”偏正结构获意，实则也不是。

例不烦引。可以看出，这类复字之所以以“杂合格”相统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不同复字所可能做出的“意合”性质的分析很难归于一类，而又因为这样的复字数量可观，为了举说方便起见，便也姑且视为一种统一的结构方式，称之为“杂合格”。

4. 2 汉语中的自源性复字分析起来尚且很难尽如人意, 进入汉语中的日源复字, 作为十分特殊的一类外来词, 不仅在数量方面, 而且在质量方面, 都明显地加强了汉语复字分析上的复杂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发生于古代汉语的日源复字须要着重考虑这类复字在古今意义引申方面的相关问题, 但因为复字形成在汉语, 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于最初单字复合为复字时的语言和社会生活背景进行解释; 最需要或者说必须做出分析的, 是所谓形成在日语即靠日语的力量形成的复字。但是, 对于后者, 我们认为, 既然这类单字复合得意基础在于单字, 而汉字单字在汉在日一直都坚持了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意义, 那么, 这类日源复字除了意义生成方面可能会有不同于汉语的某些也可以解释为“意合”——日语的“意合”——的特点之外, 其他方面应该完全无异于汉语。这样, 我们就可以打消疑虑, 径直像分析汉语自源复字一样地去分析日源复字, 而不必因为它们是外来词, 便像对待传统的联绵词那样把它们一例处理为不可拆分的双音节语素(张谊生, 2004)。②下面我们试着用分析汉语自源复字所归纳出来的几种结构格式, 观察一下对于日源复字的适合情况。

- (1) 质限格。例如: 版画 半旗 乘客 公债 幻灯 技师 讲师 警官 立场
平面 动脉 静脉 尖兵 尖端 巨匠 巨头 动产 动机 气质 气体 民法 私
法人格 人权 事态 水准 思潮 特务 温床 现金 现实 信号 性能 远
足 政权 政策 指标 指数
- (2) 态饰格。例如: 反对 反应 否认 肯定 否定 坚持 直接 间接 决算
盲从 敏感 相对 绝对 专卖 座谈 支流 交流 前提 前线
- (3) 支配格。例如: 插话 抽象 接吻 结核 具体 理事 立宪 命题 评价
投机 投资 投影 现实 现象
- (4) 补足格。例如: 介入 输入 输出 表决 拘留 承认 分配
- (5) 陈说格。例如: 民主 公营 私营 内容 内勤 体操 体育 事变 象征

意译 意识 主观客观 人选

- (6) 并联格。例如：方式 活跃 集结 简单 建筑 讲习 讲演 理智 了解
消化 批评 社会 思想 效果
- (7) 杂合格。例如：集团 讲座 教养 景气 警察 能动 引渡 信用 入超
出超 服务 范畴 积极 消极

应该说，纳入(1) — (6)不同格式的复字，就其总体而言，基本与汉语复字相应的意义表现相一致；就是说，用以概括汉语复字意义构成情况的所谓“质限格”等不同的归类方法，差不多也同样适用于日源复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语中不存在“重述格”、“统量格”和“表单位格”等构造方式的复字，借入汉语的日源复字中自然也就不会出现这类构造方式的词汇单位。原因大概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日语语法排斥重述格，二是汉语“统量格”和“表单位格”复字产生于晚近，而这时的日语没有表现出吸收包括这类复字在内的汉字词汇单位的高度的积极性。至于“前衍格”和“后衍格”这两种派生性质的复字，反映的是汉语自身发展过程所出现的实字虚化的历史演绎，发生在日语中的单字复合的词汇创造的事实自然与此无关，并且汉语不会因为汉字的因缘而能单方面地约束日语，所以日语中不出现这两种格式的复字是在情理之中。

不待说，“杂合格”的日源复字全部是靠日语的力量完成的。对比观察一下汉语和日语中同属于杂合格构造方式的复字的意义表现情况，打消了我们原本打算抛开语言的原因，试图通过民族思维的差异性寻找对某些难以从语法上適切地解决日源复字的意义分析问题的出路的考虑。至此，我们觉得，似乎已经可以坚定地认为，汉字单字在日在汉有着相同的意义和作用，汉字复字无论产生于日、汉哪一种语言，其意义的形成既然以单字作基础，其作为语言词汇单位既然属于纯粹的语言作品，那么，包括形式和意义在内，其实也都适用于同样的分析方法。

是的, 根据现代汉语复字的现实的意义表现, 我们曾提出过这样一种认识(张旭, 2004): 认为汉语正在发生着一种变化: 复字成分的意义及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逐渐模糊, 致使相当数量的复字开始出现联绵词倾向。而且这种认识, 还仅仅是基于对汉语复字中的自源性词汇单位的一方面的调查而产生的, 如果把产生于比较早期的联绵词和主要产生于近现代的外来词都包括在内, 则无疑更会加强这种认识的客观基础。但是, 今天看来, 汉语中的日源复字却是另当别论, 因为通过实际的考察与分析, 我们倾向于在结构分析的意义上一把日源复字纳入汉语传统复字的同一范畴来对待。事实上, 有些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 譬如赵元任(1968), 在他的著作里径直把下面这些复字作为复合词的分析对象:

承认 出版 电车 范畴 分析 警察 理想 市场 素材 条件 投机 纤维 组织

5. 结语

相对于传统的汉语复字即本文所谓自源复字——这里我们稍作解释, 这指的是发生并一直存在于汉语中的大量的复字——, 现代汉语中还容纳了一批外来词性质的汉字复字。后者应该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最早发生于古代汉语的复字, 汉唐时期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进入日语成为日语中的汉语借词, 若干年后西学东渐, 日语通过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观念而为这批复字注入了新的意义; 一是古代汉语的单字进入日语成为日语中的词汇单位, 因为同样的目的, 日语利用现成单字和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新的复字——不言而喻, 赋予这批复字的也都是反映西方科学技术观念的新的意义。两类复字, 前者发生于古代汉语, 辗转又移借到汉语成为汉语中的新一代的词汇成员, 亦即所谓形式未变而意义全新的复字, 今天说汉语用汉语的中国人对它们不会产生陌生感; 后者作为形成于日语的复字, 由于其组成成分依然是发生于古代汉语的单字, 单字复合而为复字固然假日语以完成, 而其

表现出来的形式和意义，对比于汉语自源复字却是形神兼备，如出一辙，说汉语用汉语的中国人同样不会对它们产生陌生感。在经过对日源复字的结构特别是它们的意义结构方面的考察分析之后，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认识。约而言之，就是：这两类日源复字，今天作为现代汉语的词汇单位，固然客观上仍然需把它们看作外来词，但是着眼于语言发展的历史事实，在汉语词汇分析的意义上，我们倾向于直接将日源复字视同汉语的自源复字，而不必坚持把它们视为另类。

附注：

- ① 本文所用国际音标符号计算机未能全部提供，下面凡以斜体标音的符号均系近似替代，特此声明。
- ② 张谊生谓“有些语素在某些义项上可以独立成词，但在另一些义项上意义已经类化，其自由度已降低，只能与别的语素组合，呈现定位、粘着的趋势，正在成为一种类词缀”，举“热”、“意识”为例；又谓“语素组合成词时位置可前可后不固定的称为不定位语素”，其中自由不定位语素举例亦有“意识”。可知作者是把日源复字“意识”处理为非复字的语素的。可是，作者同时又把另一个日源复字“质量”作为语素的结合即作为复字来分析，不知是出于哪种考虑。

参考文献：

- 刘叔新 1990《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陆志韦 1957《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56《汉语单音词词汇》，北京：科学出版社
- 张旭 2004《语言学论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张谊生 2004《试论汉语语素的确定与分类》，《语文论丛》(8)，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赵元任 1968《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